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

下卷

SHIJIE FANFAXISIZHANZHENG
ZHONG DE SHANXI
KANGZHAN WENXUE

编委会主任 / 胡苏平　张　平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纷纷来到山西，奔赴前线，以笔为枪，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伟大业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山西抗战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主要收录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山西人民团结抗战英勇事迹的优秀文学作品；创作时间大致限定在1937—1945年间；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本书对作者的生平及创作特点作了简要介绍，对所选作品进行了点评，力图让那段负载着战争往事的文学记忆，永远留在世界文学宝库之中。

主　　编　杜学文　杨占平



下卷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SHIJIE FANFAXISIZHANZHENG
ZHONG DE SHANXI
KANGZHAN WENXUE

山西抗战文学

编委会主任 / 胡苏平　张　平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咳哟划哟云啊遮满天波涛啊高如山冷风啊扑上脸浪花啊打进船咳哟划哟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咳划哟咳哟咳划哟咳划哟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咳划哟咳划哟咳划哟咳划哟咳哟哟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划哟冲上前咳哟咳哟笑声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哪安一安气哪喘一喘回头来再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咳划哟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是我们难道永远逃亡你听听吧这是黄河边上两个老的对唱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我问你在家里种田还是做生意拿锄头耕田地种的高粱和小米什么到此地河边流浪受孤凄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无消息张老三莫伤悲我的命运不如你为什么王老七你的家乡在何地在东北做意家乡八年无消息这么说我和你都是有家不能回仇和恨在心里奔腾如同黄河水黄河边定主意咱们一同打回去为国家当兵去太行上打游击从今后我和你一同打回老家去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卫全中国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保卫全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 / 杜学文，杨占平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78-3414-8

Ⅰ. ①世… Ⅱ. ①杜…②杨… Ⅲ.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抗战文艺研究—山西省 Ⅳ. ①I216.1②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1694 号

书　　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上下卷）

主　　编　杜学文　杨占平
责任编辑　陈学清
封面设计　谢　放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雅美德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总 字 数　860 千字
总 印 张　51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414-8
总 定 价　100.00 元

编 委 会

BIANWEIHUI

顾　问：胡　正

主　任：胡苏平　张　平

副主任：杨　波　翁小绵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灵善　王招宇　王　姝　王春林

王舒袖　吕芮宏　孙　钊　李金山

李骏虎　李　歆　杜学文　杨占平

杨　勇　杨　矗　苏春生　陈克海

陈　坪　珍　尔　傅书华

主　编：杜学文　杨占平

副主编：李骏虎

编　辑：李金山　王　姝　陈克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MULU

○于黑丁 373
野祭 / 373

○郑 笃 382
情书 / 382

○张香山 390
神头之战 / 391

○李 欣 398
新与旧 / 399

○江 横 409
俺还要活下去 / 410

○磊 生 421
悼 / 422

○丘 琴 424
沁河三唱 / 425

○柯 岗 427
包围圈内 / 427

○姚青苗 434
马泊头 / 435

○贾植芳 446
距离 / 447
我乡 / 449

○田　间 458
坚壁 / 459

○苗　波 460
不屈的战士回来了 / 461

○傅东岱 464
牺盟大合唱(节选) / 465

○刘白羽 467
黄河上 / 468

○高　咏 477
漳河牧歌传(节选) / 477

○非　垢 489
夜,在行进 / 490
年轻的伙伴 / 491

○曾　克 494
掩护 / 494

○黄　钢　504
我看见了八路军　/ 505

○卢　梦　526
谈我们写作的主题　/ 527
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 529

○苗培时　532
鞋　/ 533

○李束为　553
租佃之间　/ 554
红契　/ 564

○莫　耶　571
战斗没到的时候　/ 571

○李　庄　575
良民证　/ 576

○冯　牧　583
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　/ 584
卫生员的榜样　/ 588

○康　濯　594
风暴代县城　/ 595

○孙　谦　602
胜利之夜　/ 604
村东十亩地　/ 609

○王博习　617
河水谣　/ 617

○李古北　620
见面　/ 621

○恽　和　630
刘进的故事　/ 630

○马　烽　635
第一次侦察　/ 636
张初元的故事　/ 640
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节选）　/ 655

○西　戎　665
我掉了队后　/ 666
喜事　/ 669

○吴　象　673
苏科之死　/ 674

○胡　正　680
碑　/ 681
民兵夏收　/ 68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方　然　692
邓正死了　/ 692

○方　殷　700
黄河上的老舵手　/ 701

○白　嘉　704
我终于见着了他　/ 704

○行　者　711
我们的尖兵班　/ 711

○纪　英　715
约会　/ 716

○初　文　723
民兵英雄段兴玉　/ 724

○李文辛　729
秋香　/ 730

○邵挺军　740
小洪的故事　/ 741

○胡　海　749
侯圪坦和他们的少年队　/ 749

○葛　陵　763
青菜及其他　/ 764

于黑丁

于黑丁（1914—2001），原名于敏亦。山东即墨人。1937年到延安，1944年毕业于延安中央研究院、延安中央党校新闻研究室。1933年参加左联，历任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秘书长等职。著有短篇小说集《北荒之夜》《火场》《战友》《沁河岸上》《炭窑》《战地报告》《母子》《农村故事》《回家》《流浪》《雾》《夏》《区委书记》，评论集《文艺论》《生活·创作·学习》《作家·时代·生活》等。

《野祭》记述了八路军的一支突击队，在山西垣曲经过一场血战后，沿着太岳向西急进，中途受命改向阳城、晋城一带增援袭击敌人的急行军。重点描写八路军战士王亚蒙身患重病，决不掉队，最后在病魔与饥饿的折磨中去世。作品讴歌了八路军战士坚持抗日的崇高精神，揭露了敌人侵略的残暴罪行。作者把大场景与小细节交融在一起，注重平凡人物形象塑造，文笔洗练，剪裁得当，张弛有致，富有艺术感染力。（陈克海）

野　祭

在垣曲，一场血的斗争，又使我们耐受了几天的饥饿与困倦。看看那众多的不同的面孔，个个不都是黑瘦了吗？

然而，每一个青年的灵魂，却永远是被那强烈的远大的生命的红光照耀着。

挣扎，进取，突击……在每一个地方，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们坚强地不曾有过一次的逃脱；常常在欢笑中，我们唱着自由的歌，像给自己的土地散播一些新生的种子，艰苦地在深邃的山峦上、谷底里迂回地行进……

忘记了是奔走了几天，如今，我们这一支突击队，却正沿着太岳山向西急进，去袭击风陵渡敌人的侧背！

初春的黄昏是凄冷的。无边的重叠的峰峦，在阴郁的夕阳里，一片空旷，映起了一片凝然不动的寂落的白光。

荒漠中，骤然活动的洪大的声音响起了，黄河的水，无遍数地滚跳，激成了无遍数的诅咒和怒吼，有如一串钢铁的拨抖的生之歌声，向大地、向苍茫的黑空，歌唱着它的最大的希冀。

（假若水流是一支不停的粗犷的湍瀑，那么我们的喊叫，我们的歌，便是斗争的响嘹的号声。）

凄厉的寒风，一阵一阵，从高峰，深壑，边崖，河峰，草丛，树林，以及黑茫茫的远处，飕飕地吹来，又飕飕地吹去了。

我们做着勇敢的搜探，在黑暗中，移动着机警的脚步。山道上没有语声，没有咳嗽，也没有笑。风在号，树林在响，河流在怒叫；在这些声音的大合奏中，山石，被踏滚着，穿过树林、草丛，带着抨击的声音，沉重地跌落在幽黑的谷底。

于是，几句警告似的低沉沉的语声，突然从我们队长的嘴里抖出来了：

“诸位同志，把自己的脚步拖轻一点呵！”

夜虽是寂静着，但它像在不眠中对我们伸张着几只粗暴的酷冷的黑手呵。天，天是黑茫而广大；山，山是深邃而长远。路，一条崎岖的路，就如同经久不曾被人踏过似的，在满生着荆棘与群山的环抱中，陷阱一般地，谁能望见它的遥远的尽头呢？

大野的气息是清新，冷爽。如果不是边崖下那黄河的水流在响，我真会从记忆中，闪出东北大草原的图影呢。

（遗忘的悲哀，又开始激动着我的思想了。那失去的大草原上的美的影子呵！）

我们长列的黑影，一个紧跟一个。我们轻轻地拖拉着脚步，那脚步，像踏着冰片，在岩石上，雪坑里，荆棘丛中，深一下，浅一下，伸缩，跋动……

吭吭吭……嗯哟哟……

是几声急剧的闷压的粗的咳嗽，夹杂着一阵痛楚的呻吟。这声音是从我身旁王亚蒙同志的喉咙里发出来的。

这时，连连几句嘲骂的语声，打破了夜行的沉默：

“怎么，是怕敌人听不见吗？不好把喉咙捏紧起来！”

“哪个痨病鬼？”

“是王亚蒙呀……”

这嘲骂刚刚停止，但紧接着王亚蒙又是几声急剧的咳嗽。

于是，有的人这样咕噜地叫了：

“嘿，越说越来劲呀！”

“痨病鬼，还想来打日本鬼子哟……”

我侧歪着脸子，静静地用眼睛瞅着王亚蒙的黑的面孔，黑的身影。但，他的面孔，我没有方法看得清楚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可是，我相信他被嘲骂的激动，像往常一样感情一时受到刺痛，而眼睛又会发起红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呀，沉默，固执，坚毅……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一句低微的语声也不肯从喉咙里挤出来。他走着，脚步却是紧跟着他前头那个人。他沉默着，好像要以沉默来回答那些嘲骂他的人，要以沉默来给自己的工作一个过高的表现。他不再咳嗽了。走着，走着，他不时地耸抖着他那背负着一支大枪的右肩，然后，就用两只手抚摸着捆在他腰间的子弹袋和悬挂在左右胸前的两颗手榴弹。他的手又不时地放在脖颈底下，或是嘴皮上，而他的腰一弓一弓地往下伏，这样，他的喉咙却开始发出低哑的丝丝声响来了。

我轻轻地拍动着他的左肩，向他亲切地这样说：

“你咳嗽得很厉害，好不好留在后头，我陪你一同走？”

他仰起脸来看着我，喘吁吁地发着抖声：

“嗯，不碍事呀，用不着，还是跟着大队走吧。”

“没有关系，走不动就在后头！”

他沉默着，但，紧接着却用坚毅的语声亢爽地回答：

“走得动！”

一只手猛然从我腋下伸过来，他一把抓住了我的右手。我就觉得他整个的

身子在抖跳。终于,他热情般地用着悲沉而愉快的声调,又向我这样说:

“只要不死掉,我永远跟着大家走!”

我如同受到深的感动,内心立刻燃起一股无比的高度的火的热焰。我把他的一只冰凉的手,紧紧地握进了自己的手里。我安慰般地向他说了:

“亚蒙,我担心你的身体,在这艰险的山道上……”

生活是一把锋锐的亮刀,五年前他不是有一个茁壮的身影吗?那时,我从东北大草原上逃亡出来,踏上祖国的海岸,在青岛附近一个幽僻的村落里,我认识了他。我嘴里含着咽不完的苦汁,在风雨飘摇中,我和他同样在憧憬着海水彼岸的那光明的远方!而每天,每天是挣扎于时代的艰苦里。

他,沉默,固执,坚毅。在我的友伴之中,他却是一个受过无穷尽的生活的磨难的青年。他曾经在山东一个小县城里做过两年多理发匠的生涯。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忽然对文艺写作发生了兴趣,当我从街头流浪而变为青岛××报的副刊编辑,于是,他的作品曾几次吸干了我的热情的眼泪……

离开了几年,“八一三”我从上海走出来,在黄河北岸的战地上,意外地,我遇到了他。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他黑了,瘦了,然而,在黑瘦中,却显示着他更沉默,更固执和更坚毅。他永远是一个青年。

正在沉于这过往的回忆中,忽然,我的眼睛一黑一亮,有如闪着几条影子。于是,我瞅了瞅他,他,他安然地只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刚才我不是向他说了几句话吗?可是由于被回忆的迷惘,我却没有听到他是否已向我回答了一些什么话呢?想了想,我茫然地笑了。

我又轻轻地拍动着他的左肩。他迅速地侧歪过脸子来了。这样,我慌忙地伸手去抓背在他右肩上他的那支大枪,我郑重地对他说:

“亚蒙,卸下你的枪来,让我替你背吧。”

他摇摇头,又摆动着手,笑声地,固执地说:

“我能背动呀,你不要瞧不起我呵……自己的枪,为什么要让别人替着背呢?”

一个战士,不肯把生命一般的枪支交给别人,这意义是深深地感动我了。

我怯然地笑了笑,轻声地向他说了:

“你能够相信我瞧不起你吗?我是爱护我的朋友,我的同志,因此,我才敢说

这样话。”

“我没有病呵,你不要担心。’是几句有力的反驳。

“那么,你的咳嗽呢?”

他沉默了一会,于是,迟疑地说了:

“咳嗽,咳嗽怕啥呀,几天就会……就会好的呀……”

说着,说着,他的喉咙像塞满了一团浓痰,又吁吁地发起喘来。他赶紧把手放在脖颈底下,又故意再用手遮掩了嘴。于是,他的腰又一弓一弓地往下伏,这样,他的左手,竟动也不动地使劲抚压着胸脯。

这时,我们队长跑过来,向他问:

“你是不是有肺病?你怎么老咳嗽呀……”

他把含在嘴里的一团痰沫吐出来,这样回答:

“我从来就没长过肺病呀,这是在战壕受了凉,伤风,才咳嗽,我相信不几天就会好的。”

“得想法到后方去医治一下,你一定是肺病!’这样说着,我们队长便走了。

焦灼,如同一条毒虫剥蚀着他的心。他一阵不安起来,把肩膀紧紧地依靠着我的肩膀。他难过的样子轻轻地对我说:

“为什么偏偏说我有肺病呢?咳嗽就算是肺病吗?还有同志老嘲骂我是痨病鬼,不能打日本鬼子,这真是笑话呵……”

“亚蒙,你的固执,你的坚毅,造成了你人生中许多勇敢的故事。可是,无论怎样,我始终在担心你的身体……

夜深,我们走进茅津渡。

在一条窄狭的大街的两旁,房檐下,台阶上,墙角边,已经挤满了我们男女同志,有的依着墙壁,有的背脊靠着背脊,有的竟蜷伏着身子像在互相拥抱似的躺在潮湿的冰冷的地上,鼻子里不住打着鼾声。歌声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流荡着,马蹄踏破了街心,在跫跫橐橐地响着……

司令吩咐我们队长,凡是受伤的和患病的同志,立刻调查明白,设法把他们送到黄河南岸去医治。在这样情形之下,曾被队长所注意的王亚蒙,却终于给排进病号的行列里。

他站在队长面前,右手握着一支大枪,像要争取自由似的,却不住地用颤抖

的声调向队长这样啰啰唆唆地说：

“……队长，我咳嗽怕啥呀，这算什么要紧的病……我不到黄河南岸去，这边生活我已经惯了……我真没有病呵，你要相信我的话呵……”

队长握住他的手，挚诚地这样安慰他：

“你是有肺病，你还是过河去休养几天吧！在这边老爬山，我怕你忍受不下去，弄得身体更会一天坏似一天……”

队长的话没有说服了他，用任何的语言却争执不过他那固执的脾气。最后，他像绝望似的，生气地这样坚决地说：

“队长，如果你非要我过河，那么，请你就枪毙了我吧……难道我没有参加抗战的决心吗……”

队长低着头，深深地叹息着气，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却紧紧地凝视着他。

还没有把受伤的和患病的同志送到渡口，忽然，一个紧急集合令来了：平陆失陷，友军正赶往反攻，我们中止西进，现在奉命向夏县、绛县，直奔阳城和晋城一带去袭击。

没有睡眠，连饿了两天两夜的空虚的肚子也无法来填饱。这样，我们立刻就在紧张的空气里，向东北急进……

黑夜，白天，我们冒着风雪，爬着绵亘不断的峰岭。搜索，迂回，时时和敌人发生遭遇，又时时在强行军中偷袭敌人的堡垒。

奔走了几天几夜，我们到了中村。可是，这是一个毁灭的村庄：附近找不到人烟，没有一个活影子，全是变成了火的燎原。一片荒凉。堆卧着一些受难的幽灵，房舍焚毁了。院落，街道，井边，是腐臭的尸骸，是膻腥的污血。地上的冰雪是红的，井水也失去澄清的珠沫了……树枝上，墙壁上，高挂着一个一个没有眼睛的骷髅和不完整的女人的残破的肢体……这不都是我们自家的人吗？然而，他们就这样悲惨地遭受了敌人的无情的屠杀……

哪是村落呵？出现在眼前的不是一片荒冢和一片废墟吗？让我们的心更坚决地存在着一个永恒的记忆吧。血的影子不会消逝，一串愤怒使我们牢牢地记住这土地永远是我们的……

失去饮食，几天前，我们每天还可以吃一个两个糠馍，或是喝一碗两碗黑糊糊饭。但现在，什么都没得吃没得喝的了，人就这样憔悴下去吗？我们还要去和敌

人斗争！

时疫病像冲来的凶猛的野兽一般向我们做着恶毒的示威了。于是，受伤的和患病的同志，有的死了，有的一天一天地沉重了！大家都咬着牙，谁肯偷偷地哼出一句怕的语言来呢？自然一想起那些死的故事的时候，谁不是流着泪把心硬下去……

“我们去袭击阳城！”

“去抢敌人的粮食，来喂养我们的生命！”

在饥饿，恐怖，与痛苦的交压下，我们一齐这样呼喊了。

又是向前急进！走着，走着，王亚蒙突然晕倒地上了。但他马上就像清醒过来似的却挣扎着爬起来了。我恐惧地立刻去掣住他的胳膊，可是他没有停下脚步，一边走一边在咳嗽着。我靠近了他，我这样说：

“亚蒙，你确实是有病，你该相信我的话……你留在后头吧，我们慢慢走……”

他看看我，像在用手擦着额角上的汗，他刚直地说：

“我总觉得我没有病呵。现在我还能跟着走。”

沉默着，我慢慢地说：

“我知道你的心……”

在山谷里，我们这铁蛇似的长行列，冒着一股冷风，向矗立在我们面前的那崇高的峰岭翻爬。

忽然，王亚蒙抓住了他身旁的一棵树干，站下了。他喘息着气，一张又黑又黄的瘦脸上，发着红热，在流着汗。等到他身后那个同志追赶上来，这样，他立刻用手抚摩着胸脯，嘴角上不住地往外吐着黏沫。他向前走了。

我看了看他，我轻声地对他说：

“亚蒙，我看你还是留在队后头走吧，这样你太吃累了呵……”

他点点头，似乎是接受我的劝说。于是，他说：

“也好。”停了停，他却说，“再走几步看看吧，不行再说。”

显然他是吃累了，走了很短的一段山路，他终于被我劝说着留在后头。他的枪，子弹袋，手榴弹，让我强硬地卸下来，他手里握着一根棍杖，慢慢地跟着几个病号走。我看护着他，每天把行军所预定的宿营地从队长那儿抄记下来，这样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